



# 鸣沙遗墨

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敦煌遗书图录

MINGSHA YIMO

Guojia Tushuguan Guancang Jingpinzhazan Dunhuangyishu Tulu

国家图书馆 编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鸣沙遗墨: 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敦煌遗书图录 / 国家图书馆编.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13-5378-1

I. ①鸣… II. ①国… III. ①敦煌学-古籍-图录  
IV. ①K87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5075号

书 名 鸣沙遗墨: 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敦煌遗书图录

著 者 国家图书馆 编

责任编辑 王燕来

装帧设计 CHIVAL design 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毫米 1/16

印 张 12.5

---

书 号 ISBN 978-7-5013-5378-1

定 价 280.00元

# 编委会

## 主编

韩永进

## 副主编

李虹霖

## 执行主编

陈红彦

## 常务编委

萨仁高娃 李际宁 林世田 谢冬荣

## 编委

刘波 黄霞 王姿怡 常苾心

## 编务

乌心怡 马琳 刘婷 朱默迪 赵洁

## 序言

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既是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2012年7月，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牌子，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成立。国家典籍博物馆是以展示中国典籍、弘扬中华文化为主旨的国家级博物馆。

自1905年张謇创办中国首家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来，博物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保存文物、启迪民智、传播文明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博物馆事业更是发展迅速，不仅博物馆数量大大增加，其类型与功能也有着新的变化。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成立，结合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优势与博物馆展览展示的特点，可谓中国当代文博事业的创新之举。

1937年7月，中国博物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届年会在青岛联合举办，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发表演说，阐明博物馆与图书馆在现代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并以“图书是文字的博物，博物是实物的图书”，说明了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紧密关系。依托国家图书馆建立国家典籍博物馆，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和优势。首先，国家图书馆上承宋元明清历代皇家珍藏，旁搜明清以降海内藏家毕生所聚，又经几代馆员努力购求，益以社会各界无私捐赠，形成起于殷商、遍及中外的宏富馆藏。截至2013年底，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达3200多万册件，为建立典籍博物馆提供了深厚的藏品基础。其次，文献典籍是图书馆的基本藏品，是图书馆开展采访、编目、典藏、阅览、咨询、保

护、展示、教育、研究等各项业务工作的对象和基础，国家图书馆在文献的征集保护、管理研究、陈列展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优势。再次，国家图书馆在典籍博物馆成立前就设有专门的展厅和相关业务部门，常年举办多种与典籍文化有关的专题展览，其中“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一至四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等大型展览，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获得了广泛好评。

国家典籍博物馆设在国家图书馆意义重大，是国家文化建设上的一大创举，为国家图书馆再创辉煌提供了新的契机。国家典籍博物馆具备明确的定位与功能，是中国典籍与典籍文化的研究中心、展示中心、交流中心，是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公众文化休闲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成立既是国家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新拓展。国家图书馆将依托博物馆丰富多样的展陈手段和服务方式，更好地保存、展现、诠释馆藏文献自身的价值，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

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以典籍文化为中心，全面征集收藏反映中华典籍的产生、传播、收藏、损毁、流散，以及典籍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典籍整理与保护、中外典籍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各类文献史料、历史文物、技艺技法、口述史料等。此外，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将关注当前出版业发展趋势，开展相关文物征集与口述史采集。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典籍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以存世典籍文献、反映典籍发展与传播的文物、技艺等为展陈对象，不断创新典籍展陈理念，形成基于“典籍—文物—技艺”的活态化展陈模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基于新媒体的虚拟、交互式展陈模式；构建开放式的典籍文化展陈平台，为全国各文化机构及公众提供交流中心；依托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保护；探索再生性保护模式，积极挖掘相关文献、文物及技艺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对相关保护手段与保护技术展开研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体系。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对搜集与展陈的文物文献展开系统整理，形成体系完备、款目完整、著录规范的目录体系，并开展业界合作，推动相关联合目录与资源库的建设，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还将对中国典籍制度、中国出版文化、典籍展陈与文化交流

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国家典籍博物馆将大力推动中国典籍文化的宣传工作，通过巡展、讲座等方式促进社会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认知与认同。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成立为全社会搭建系统研究与展示中华典籍文化的平台，有利于进一步拓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拉近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公众的距离，从而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凝聚力。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将积极开展海内外典籍文化与学术合作，增强中国图书馆界、博物馆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影响力，促进世界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为世界书籍文化的交流和研究提供专业化平台。

国家典籍博物馆兼具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教育和青少年教育的多重功能。中华文献典籍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历程，国家典籍博物馆系统展示各少数民族文字典籍文献，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向心力。国家典籍博物馆能够以丰富的手段揭示、宣传馆藏文献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丰富的知识和信息。国家典籍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结合，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可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培养青少年对书籍文化的兴趣爱好，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文史知识普及的场所。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大众的消费逐步从以物质产品为主导过渡到以精神产品为主导，博物馆工作也应以人为本，关注人民群众对文化享受的需求。国家典籍博物馆更应为大众提供文化休闲服务，使广大人民群众乐于走近博物馆、走进博物馆，使观众在参观典籍文化展览的同时，享受书籍的魅力，把书籍与阅读融为生活的一部分。

自国家典籍博物馆成立以来，在文化部的大力支持下、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克服困难、勤奋工作，经过近两年的紧张建设，国家典籍博物馆终于竣工，并将向全社会奉献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展览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展出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敦煌遗书、舆图、样式雷图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家手稿、西文善本等馆藏精品，另专设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展，全面展示国家图书馆特色馆藏，揭示典籍文献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更藉此反映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

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旗帜性单位，国家图书馆肩负着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国家典籍博物馆建成开馆后，也将以继承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开放多元的创新模式，为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 韩永进**

**2014年6月**



## 前言

敦煌遗书是指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印本和拓本文献，总数约6万件。其中90%以上为佛教经典，其余为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官私文书等文献，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主要有三个来源：政府调拨、私家捐赠和本馆采访。1910年本馆创建之初，在学者们的呼吁下，清政府下令将莫高窟藏经洞劫余遗书悉数运京，成为本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将原藏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大谷收集品”、刘廷琛旧藏等1000多件敦煌遗书调拨本馆。海内外诸多爱国人士，如何遂、顾子刚等，纷纷将自己收藏的敦煌遗书捐赠本馆。几十年来，本馆工作人员努力访求，进一步丰富了馆藏。今天，本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已达16579号，写卷长度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是全世界收藏敦煌遗书最丰富的机构之一。

敦煌遗书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本馆古籍善本四大专藏之一。本展览图录甄选54件馆藏敦煌遗书精品，从多角度展现了我国中古时期辉煌灿烂的文化。

编者

2014年6月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季羨林

# 目 录

序言 ..... 1

前言 ..... 5

藏经洞的发现与文物的流失 ..... 1

## 第一单元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 1. 四分律初分卷三 ..... 20
- 2.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 ..... 22
- 3. 摩诃衍经卷一 ..... 26
- 4. 杂阿毗昙心论卷十 ..... 28

## 第二单元 | 隋唐时期 |

- 5. 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下 ..... 38
- 6.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40
- 7. 法华玄赞卷十 ..... 42
- 8.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 ..... 47
- 9. 中阿含经钞 ..... 50
- 10. 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 ..... 52
- 11. 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 54
- 12. 七阶佛名经 ..... 55

13. 七祖法宝记卷下 .....	56
14. 唐纸本彩绘千佛像 .....	58
15. 老子道德经 .....	60
16. 老子道德经义疏 .....	62
17. 无上秘要卷五二 .....	64
18. 摩尼教经典 .....	66
19. 佛性经 .....	68
20. 春秋穀梁传桓公二 .....	69
21. 古文尚书传 .....	72
22. 对策 .....	74
23. 开元新格卷三 .....	78
24. 瀚海军文书 .....	80
25. 刘子新论 .....	82
26. 文选·辩亡论 .....	84

### 第三单元 | 吐蕃统治时期

27. 诸星母陀罗尼经 .....	90
28. 佛说无量寿宗要经 .....	92
29. 秽迹金刚类经典或仪轨 .....	94
30. 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 .....	98
31.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	99
32.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五七 .....	102
33. 二入四行论 .....	104
34. 姓氏录 .....	106

| 第四单元 | 归义军时期 |

35. 观世音经.....	112
36.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	114
37. 见一切入藏经目录.....	118
38. 妙法莲华经卷二.....	120
39. 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122
40. 观世音经.....	123
41. 观世音经.....	124
42.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	126
43. 如来成道经.....	128
44. 善财童子譬喻经.....	129
45. 七七斋写经.....	130
46. 壁画榜题抄本.....	132
47. 大乘方等陀罗尼经并诸经内四众忏悔发愿文.....	134
48. 开蒙要训一卷.....	136
49. 新修本草序例卷上.....	138
50. 逆刺占.....	140
51. 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	144
52. 维摩诘经讲经文.....	148
53. 酒令舞谱.....	150
54. 博望坊巷女社规约.....	152

---

---

# 藏经洞的发现与文物的流失

---

---

明嘉靖三年（1524）关闭嘉峪关之后，敦煌沦为牧区，开凿在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香火断绝，人迹稀罕，几百年间西北风持续吹打，把黄沙不断从窟顶吹下，日积月累，渐渐将底层的石窟掩埋。

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历史从此发生了转折。王道士（1850—1931），本名王圆篆，湖北麻城人。因麻城连年旱灾，背井离乡，光绪初年到肃州巡防营当兵，并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退伍后云游西北，来到莫高窟，在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

商人戴奉钰等敦煌民众，看到佛教圣地莫高窟日渐颓废，于光绪二十三年发起重修工程，王道士积极参与其中，为其发现藏经洞提供了机缘。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的雇工杨某用芨芨草点完旱烟后，将草杆像往常一样插在第16窟甬道北壁裂缝中，孰知这次越插越深。杨某深感奇怪，用手掌拍打裂缝处，回声中空，怀疑壁后有洞，便告诉了王道士。深夜，王道士与杨某揭开裂缝处壁画，发现了堆满写卷、印本、绢画、铜佛等文物的藏经洞。由此，一



王圆篆像

鸣沙遗墨

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敦煌遗书图录



进入紫禁城的外国士兵



叶昌炽像

座内容丰富的文化宝藏——藏经洞——被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不懂得文物为何物的王道士开启了。藏经洞在国运衰落、列强环视、积贫积弱时期被开启，洞中文物的命运注定将是一个悲剧。

藏经洞开启后不久，王道士就上报敦煌知县及安肃道道台，但这些官员并没有认真对待。身为甘肃学政的叶昌炽足迹几乎遍布整个甘肃，在知道藏经洞发现宝物后曾到过肃州（今酒泉），但却没有再往西多走一步，亲自一探藏经洞究竟。

正是由于当权者失职，一再错失宝贵的机会，藏经洞就这样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探险家。



## 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组织的探险队、考察队在中国西北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文物文献，引发了西域古物收集的热潮，刺激了欧洲方兴未艾的东方学研究。1899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倡议成立中亚和东亚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俗学考察国际协会。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决定正式成立国际中亚考察协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调查。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进入中国西北，掠夺沙漠废墟、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斯坦因的中亚考察活动就是在西域古物争夺战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英籍匈牙利人，早年游学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和伦敦各大学。1887年前往英属印度，先后担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和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务，并从事梵文研究。他在英属印度政府、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印度事务部等机构的支持和资助下，持游历护照入境，先后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三次非法考察。1900—1901年的第一次考察，斯坦因主要发掘了和田和尼雅两地的古代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和少量的汉文文献以及大批文物。第二次考察（1906—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了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发掘大量汉简，又至敦煌，拍摄洞窟壁画，在蒋孝琬（？—1922）的协助下，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24箱、绢画和丝织品等5箱。第三次考察（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购570余件敦煌写



斯坦因像



蒋孝琬像